



## 外海放生紀行

放生的兩重意義，一是救護生命，二是生態保育

文 / 廖天任



▼謄寫回向名單

收取證件以便報關

——〇一二年僧伽醫護基金會  
——第二次外海放生活動，於十月七日上午正式展開，此次放生地點和上次一樣，都在基隆八斗子與深澳之間的昭明宮舉行；所不同的是第一次外海

放生，在炎炎夏日、豔陽高照的七月天舉行，第二次外海放生，在入秋之後、陰晴不定的十月初進行，而且當天凌晨下過傾盆大雨、活動之中是涼風送寒意的陰天，活動結束後的下午忽然變得晴朗炎熱。

早上八點十分，基金會的遊覽車從新埔捷運站準時出發，九點多抵達昭明宮。在車上，本會副董事長會宗長老帶領大家做早課，唱誦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》和觀音靈感真言，過程十分順利。在唱誦之前，長老特別交代司機：在車子進山洞的時候，請打開車上電燈，以免大眾在漆黑中，看不見課誦本上的字，使得唱誦聲中斷。

前幾次放生時乘坐的遊覽車，車上的電燈都是小燈泡，燈光微弱，即使開了燈，看書依然模糊。這次遊覽車上的電燈，是圓形環狀的燈管，光度很強，車內一片通明，進入山洞後，也不覺得



黑暗，不論洞內洞外，視覺效果完全一樣，所以唱誦之聲連綿不斷。

在抵達昭明宮之前，出現了一點小插曲：遊覽車駛進昭明宮附近的漁港，當車子行駛在港灣的曲折道路時，大家才發現走錯路了，司機表示，車行老闆娘沒有告訴他地址，他不知道昭明宮在哪裡，會宗長老立即撥打手機，聯絡基金會人員，問明轉往昭明宮的路線後，遊覽車馬上迴轉駛出漁港。這時，長老依然感謝司機，帶領大家到漁港觀光，感謝辛苦的司機大哥，在莊嚴的宗教儀式中，安排了輕鬆的旅遊項目，讓大家增長見識。大家聽了，都發出呵呵的笑聲；其中一位名叫徐子涵的師姐，讚歎長老能以幽默的言語，舒緩大眾心中的焦慮，在緊張的時刻中，製造了歡樂的氣氛。

當所有人員陸續到達昭明宮後，工作人員隨即展開報名、繳費作業。黃靖



會宗長老主持放生儀軌



會宗長老為即將回歸海洋的物命灑淨



將放生功德回向法界眾生



海巡署人員唱名發還身分證

芳、楊素端、林麗珠三位師姐，在現場收取和登記搭船人員的身分證，作為報關之用；到了登船前，就由海巡署人員核對身分並發還身分證。

九點四十分，進行放生儀軌，會宗長老領眾念誦「楊枝淨水讚」、大悲咒、「懺悔罪業」、三皈

依、四弘誓願，在開示時，長老說：放生的兩重意義，一是救護生命，二是生態保育。我們放生是拯救即將被宰殺、成為人類食物的眾生，這是慈悲的行為，意義相當殊勝。

當天放生的船隻有兩艘，一艘是「全家福」號，另一艘是「航海家」號，搭乘「全家福」號的有四十七人、搭乘「航海家」號的有四十五人，兩艘船共九十二人。司儀「陶子」宣布搭船人員名單、船上領隊、組長、副組長、護士人員姓名之後，本會放生顧問許瑞助法



大眾恭敬虔誠參與午供



小心地剪開綁螃蟹的繩索



風浪雖大，還是要為救護生命而放生



志工黃可揚示範如何穿救生衣

官和吳全橙居士，率領搭船出海人員前往深澳碼頭集合。

登船之前，救生員先示範救生衣的穿著方法。大眾登船之後，上慧法師和許瑞助會長接續持誦「阿彌陀佛」聖號，直到航程結束，返回碼頭為止。船隻出海五分鐘後，吳全橙居士廣播：現在到達萬海巷、深澳人



要回到大海好好生活喔～

工魚礁區，這裏有很多石斑魚……於是宣布開始放生。排列在船艙外左右兩側的「菩薩」們，立即將一桶桶的魚、蝦、螃蟹……等放入海中。這次船上放生與上次稍有不同的是，上次放生時，大家將水桶從船尾傳遞到船頭，站在船頭的志工將魚蝦放入海中，這次似乎省略了傳遞的動作，每位

「菩薩」直接將魚蝦送入海中。

這次放生當天的風浪相當大，在船隻剛入海的時候，大家就感受到海浪的奔騰、船身的動盪，一波一波的衝擊而來，船艙內的人員，大多緊握扶手、鐵



護理師為參與者量血壓

柱、欄杆、椅背，不敢走動，只要跨出一步，身體就站不穩了，原本站在左側的人，立刻被甩到右側，真是舉步維艱。

大約十一點之後，在船艙外兩側走道放生魚蝦蟹類的人員，陸續進入艙內休息，十分鐘以後，已經有十幾個人支持不住了，有的躺在床上、側臥床上、有的暈眩、嘔吐、倒地、反胃……等等，就連筆者也受不了了……十一點半左右，暈船、嘔吐的人增多，醫護組提供的塑膠袋用完了，領不到塑膠袋的人只好吐到海水裏，本人也走出船艙、「奔」向大海了！妙慶法師和吳全橙居士雖然精神抖擻、不動如山，可是在放生過程中，卻被螃蟹咬傷了手指。船上護士楊素端師姐說：如果坐船時間再長一點的話，她也不行了。

當魚蝦蟹類都放完之後，艙外兩側的人員，大多坐在原位不動，不敢作出輕鬆的舉動。在乘船的最後十分鐘，風浪減少了許多，船行也很平穩。十一點四十五分，「全家福」和「航海家」兩艘船返抵深澳碼頭。

此次放生雖然遭遇暈船逆境，但是對生命的意義、尊嚴，有了更深刻的體驗。所謂渡生死海、航向涅槃彼岸，那樣的逆境考驗，也許千百倍於航海暈船之苦，現在航海的順境、逆境，都是未來生命歷程的重要鍛鍊，有助於提升生命的能量，也是提醒大眾修行的重要。

上岸之後，吳全橙老師表示，當天風力六至七級、陣風九級，風向是東北風、大浪，氣溫二十四至二十六度、水溫二十三度。由於巴比倫颱風即將到來，當天下午的風浪會更大，幸好放生活動已在上午完成。

吳老師解釋：這次航行是採取「切浪」方式——船隻頂浪而行，船身與海浪呈垂直形狀，這樣可使船身受到的衝擊最小，如果船在風浪強烈時停下來，船身就會在原處轉圈圈，船上的人更容易嘔吐。

午餐時間，有幾位「菩薩」因暈船產生的心悸，無法正常用餐。吳全橙居士說：嘔吐也是一種消除業障的方法，讓體內不好的東西吐出來，身體反而乾淨。正如一句電視廣告詞說的：「腸道清一清，身體自然輕」。

午餐過後，進行環保淨灘。許瑞助法官表示，本會放生的魚蝦都是市場上即將被宰殺、然後送到餐廳供人食用的眾生，牠們面臨「明顯而立即的危險」，我們放生是搶救生命的行為，搶救生命有相當的急迫性；至於放了以後，可能又被人抓去屠殺或販賣，那是另一段因緣了。

對於外界時常指控的「一邊放、一邊



許瑞助會長代表僧醫會感謝昭明宮



淨灘正是環境保護的具體行動之一

抓」的情況，許法官說：動物放了再被抓的機率有多高？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統計數據，如果用這個理由反對放生並不恰當。

近年來，有些團體反對放生、主張護生，許瑞助說，僧醫會也在努力護生，護生工作是長期性的、全面性的，譬如：棲地保育、傷痛療護、生活上食衣住行的照顧，包括：放生地點、生態環境、溫度、水流、食物、水深、底質、密度……等，作適當的規畫、分析、選擇，都屬於護生的工作。

許瑞助進一步闡述：反對放生的人可以說出一千個理由，但是如果立即被殺的對象是自己的子女，這些人會感覺如何？說不定他們也會主張立即搶救。因此我們放生就是在保障魚類「生命權」、「自由權」的基本「魚」權。他舉例說：許多人的手指被割傷了，就痛得不得了，可是動物身體被整條的剖開，如果這種痛苦發生在人身上，人類會怎樣？人類受不了的痛苦，為何要讓動物承受這種苦？從「眾生平等」、「一切眾生皆曾是我父母兄弟手足」的

觀念來看，不救物命就是不救親人。

經歷兩次外海放生，我感嘆那些常年行船的人，像漁民、航海家、海軍、蛙人、救生員……等職業的人，都需要有過人的體力、耐力、精力，我對歷史上的鄭和、哥倫布等人、小說中的辛巴達，產生了自然的敬佩。尤其感動的是三百年前「唐山過台灣」的故事，我們的祖先渡過「黑水溝」，十個人之中，只有三個人到台灣；先民們堅毅不撓的精神，令後人景仰。

而觀世音菩薩、媽祖信仰的重要性，在海上也獲得深刻的體會；也理解到每次放生的課誦項目，都是與觀音法門有關的《普門品》或大悲咒、或《心經》……等，其用意一方面是緬懷先民的渡海艱辛、讓我們生起恭敬心，珍惜今日擁有的一切。另一方面學習觀世音菩薩的慈悲，從了解眾生的痛苦、進而同情眾生的痛苦、達到拯救眾生的痛苦，方為菩提大道的圓滿。身為佛弟子，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不正是我們應該念茲在茲，時時刻刻隨力隨分實踐的嘛！

